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演繁露卷十三

宋 程大昌 撰

廉察

周禮廉能之類諸家雖訓廉為察嘗疑理不相附因閱漢高帝紀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顏氏曰廉字本作覲其音同乃知廉之為察本覲字也有覲視之義

竹林啼

老杜七歌竹林為我啼清晝蔡條以竹林為禽名恐穿  
鑿也竹本非啼詩人因其號風若哀因謂之啼何必有  
喙者而後能啼耶說文竹之天然似人之笑因為笑字  
竹豈能笑特以象焉耳非笑而可名以笑從懷哀者觀  
之孰謂不得為啼耶

鐵窰城

潤州城古號鐵窰人但知其取喻以堅而已然窰形深  
狹取以喻城似為非類乾道辛卯予過潤蔡子平置燕

於江亭亭據郡治前山絕頂而顧子城堆堞緣崗彎環  
四合其中州治諸解在焉圓深之形正如卓窺子始知  
喻以為窺者指子城也時適有老枝在前呼問其故枝  
曰子城面面因山門之西出而達於市者蓋隧山寘闔  
故門道長而厚不與常城等郡治北面出水之瀆兩旁  
斗起峭峻如壁仍更向北行十餘丈乃趨窪地以是知  
因山而城故能深厚如此也子始信鐵窺者專以子城  
言之

古服不忌白

隋志宋齊之間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烏太子在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隋時以白幅通為慶弔之服國子生服白紗巾晉人著白接羅寶平酒譜曰接羅巾也南齊垣崇祖守壽春著白紗帽肩輿上城今人必以為怪古未以白色為忌也郭林宗遇雨墊巾李賢注云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為之形如幅幅口浴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幅其中乃廢今國子學

生服焉以白紗為之是其制皆不忌白也樂府白紵歌  
質如輕雲色如銀制以為袍餘作中袍以光軀巾拂塵  
吳兢樂府要解案舊史白紵吳地所出則誠今之白紵  
列子所謂阿錫而西子之舞所謂白紵紛紛鶴翎亂者  
是也今世人麗妝必不肯以白紵為衣古今之變不同  
如此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鞞皆以  
白視朝聽訟燕見賓客皆以進御則猶存古制也然其  
下注云亦用烏紗則知古制雖存未必肯用多以烏紗

代之則習見忌白久矣世傳明皇幸蜀圖山谷間老叟  
出望駕有著白巾者釋者曰服諸葛武侯也此不知古  
人不忘白也

桃葉

桃葉歌王子敬為其妾作辭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  
檝王性之謂渡江不用檝隱語也謂橫波急也此語極  
似有理而施建樂府廣題所載乃不然曰桃葉復桃葉  
渡江不用櫓風波了無常沒命江南渡陳末人多歌之

後隋平陳晉王營六合縣之桃葉山實應其語建既得  
其本辭載之則謂寄意橫波者非也

千里不唾井

李濟翁資暇錄諺云千里井不反唾疑唾無義也唾當  
為莖莖草也言嘗有經驛舍反馬莖於井後經此井汲  
水為莖所哽也按玉臺新詠載曹植代劉勲妻王氏見  
出而為之詩曰人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  
況乃昔所奉遠望未為遙踟蹰不得共觀此意興乃為



嘗飲此井雖舍而去之千里知不復飲矣然猶以嘗飲乎此而不忍唾也況昔所嘗奉以為君子者乎此足見古人詩意猶委曲忠厚發情而止禮義其理亦甚明白易曉李太白又采用此意為平虜將軍妻詩曰古人不唾井莫忘昔纏綿姚令威著殘語太白此詩亦引李濟翁不莖井語以為之證是皆不以曹植詩為證也

牛魚

契丹主達魯河釣牛魚以其得否為歲占好惡蓋倣中

國賞花釣魚而因以卜歲也近世周茂振使金金人賜之  
魚曰手所親釣者即金亦用遼制也王易燕北錄云牛  
魚嘴長鱗硬頭有脆骨重百斤即南方鱻魚也鱻鱻同  
本草既有鱻魚又別有牛魚云生東海頭如牛則牛魚  
別自一種非鱻也若鱻魚正如鮎鱧通身無鱗既有鱗  
而硬即非鱻矣馮道出使詩曰曾叨臘月牛頭賜史謂  
道真受牛頭之賜非也契丹主率以臘月打圍因敲冰  
釣魚則臘月牛頭者正本草所著東海之魚其頭如牛

者也非真牛頭也

茅三間

東坡詩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南史劉義真傳贊曰  
善乎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宜無放  
殺之酷

蕃語

蕃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耳天竺語轉而為捐篤  
身毒唐有吐蕃本秃髮烏孤秃髮語轉遂為吐蕃喃廝

羅之父名錢通乃贊普也達怛乃靺鞨也契丹之契讀如喫惟新唐書有音冒頓讀如墨突惟晉書音義有之漢音義無也不知其何所本然常怪蕃語入中國其元無本字而以華字記之如捐篤身毒固無所奈何至如龜茲既知其為丘慈何不徑以丘慈書之廼借用龜茲以待翻字者而後音讀乃明是必有說也華戎語異雖借華字記之尚與本語不全諧協其必宛轉於兩字之間如龜近丘而不全為丘必龜丘聲合然後相近故不

得以一字正命也

三姑廟

建康青溪有廟中塑三婦人像輿地志謂為青溪姑其在南朝數嘗見形今建康志因曰隋晉王廣嘗即其地斬張麗華孔貴嬪因并青溪姑者數以為三俗亦呼三姑廟此說非也按吳均續齊諧志會稽趙文韶宋元嘉五年為東宮扶侍居青溪夜遇婦人攜二婢過之女贈金簪文韶報以銀梳琉璃比明至青溪廟中見梳已在

馬廟中女姑神像青衣婢侍立乃夜來所見即輿地志所謂嘗見形者然則三婦人像宋已有之安得為張孔乎

### 躡柳

壬辰三月三日在金陵預閱李顯忠馬司兵最後折柳環插毬場軍士馳馬射之其矢鏃闊於常鏃畧可寸餘中之輒斷名曰躡柳音藉其呼藉若乍聲樞帥洪公謂子曰何始予曰殆躡林故事耶歸閱漢書匈奴傳秋馬肥

大會蹕林服虔曰蹕音帶師古曰蹕者繞林而祭也鮮  
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植柳枝衆騎  
馳繞三周乃止此其遺法按此即予言有證其於馳蹕  
之外加弓矢焉則又益文矣

西北錄太祖時契丹使來  
朝詔使者於講武殿觀射

令其從者與衛士射毛  
毬截柳枝即其事也

### 平白地腸斷

李太白越女詞曰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  
墮白地斷肝腸此東坡長短句所取以為平白地為伊

腸斷也

沓拖

東坡頗有沓拖風味李白大鵬賦連軒沓拖揮霍翕忽

簡策

古者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策者編綴衆簡而成者也文滿百乃書之不然則否故曰小事簡牘而已蔡邕獨斷云禮日不滿百文不書於策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用篆書此漢策拜丞



相之制也至策免則以尺一木兩行而隸書與策拜異矣傳獻簡云今批荅五六字即滿紙其體起於宋武帝縱筆大書甚有理也

皂衣

獨斷公卿尚書衣皂而朝曰朝臣故張敞曰備皂衣議  
論

白銅鞮

玉臺新詠載襄陽白銅鞮歌大抵主言送別且皆在襄

陽沈約曰分首桃林岸送別峴山頭若欲寄音息漢水  
向東流無名氏一首曰陌頭征人去閨中女下機含情  
不能言送別淚霑衣其末云龍馬紫金鞍翠眊白玉羈  
照耀雙闕下知是襄陽兒郭茂倩樂錄本襄陽踏蹄梁  
武西下所作玉臺新詠所載兩首皆沈約和白銅鞮即  
太白所謂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者也

明妃琵琶

琵琶所作為烏孫公主所出塞也文人或通明妃用之

姚令威辨以為誤是矣然玉臺新詠載石崇明妃詞序曰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妃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聲故書之於紙則崇之明妃詩嘗以寫諸琵琶矣郭茂倩著為樂書遂載崇此詞入之楚調中楚調之器凡七琵琶其一也則謂明妃為琵琶辭亦無不可

香

秦漢以前二廣未通中國中國無今沈腦等香也宗廟

燔蕭灌獻尚鬱金食品貴椒皆非今香也至荀卿氏方  
言椒蘭漢雖已得南粵其尚臭之極者曰椒房椒風郎  
官以雞舌奏事而已較之沈腦其等級甚下不類也惟  
西京雜記載長安巧工丁緩作被下香爐頗疑已有今  
香然劉向銘博山鑪亦止曰中有蘭錡青火朱煙玉臺  
新詠古詩說博山鑪亦曰朱火燃其中青煙颺其間香  
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二文所賦皆焚蕙蘭而非沈腦  
是漢雖通南越亦未見越香也漢武內傳載西王母降

燕嬰香等品多名異然疑後人為之漢武奉仙窮極宮室帷帳器用之麗史漢備記不遺若曾剏有古來未有之香安得不記沈香梁武帝方施之祭神

雞栖老人城

蘇易簡著本朝使人至西蕃見有老人消縮如小兒在梁上雞窠中乃其見存子孫九代祖也其說甚怪丙申十月十六日夜寓直玉堂閱史見興元間韋臯得詔攻吐蕃其所攻州名有維保松及雞栖老翁城予欣然自

笑曰易簡之說豈即此二域名而增飾之以文滑稽耶  
管城子之毛穎烏衣國之王謝皆其例也

毛裘

徐常侍鉉入中原以織毛衣制本出塞外不肯被服寧  
忍寒至死信其有守然古固以狐羔麕為裘聖人服之  
矣若謂古人不以織毛之衣襲朝服者則今貂蟬亦古  
乎若其篤古堅毅死且不易上於人多矣

烏鬼

老杜詩曰家家養烏鬼沈存中曰烏鬼者鷓鴣也元微  
之嘗投簡陽明洞有詩曰鄉味猶珍蛤家神愛事烏乃  
知唐俗真有一鬼正名烏鬼謂為鷓鴣殆臆度耶傳記  
不聞有呼鷓鴣為烏鬼者又國史補裴中令節度江陵  
常遣軍將譚洪受同王稹往嶺南幹集至桂林館有烏  
在竹林中稹偶擲石擊中其腦以死稹殊不以為意會  
洪受病逗留于後稹先達江陵中令疑訥忽夢洪受訴  
言道為王稹所殺棄其尸竹林中裴大以為異亟付獄

治積自誣伏法而洪受乃至始知是烏鬼報讎也此說甚怪然有以知唐俗謂烏能神直至於是則其祠而事之有自來矣

### 石鑄器

穆天子傳天子升采石之山取采石焉天子使重絕之民鑄以成器于黑山之上郭璞注云今外國人所鑄作器者亦皆石類也按此所言殆今藥玉藥流離之類古書記事簡不失實驟觀若可愕徐徐察之理甚煥然簡



奇可尚也

錢塘

世說注錢塘云晉人沈姓而今其縣者將築塘患土不給用設詭曰有致土一畚者以錢一畚易之土既大集遂諉曰今不復須土矣人皆棄土而去因取此土以築塘岬故名錢塘非也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有錢塘縣其已久矣地名因俗傳而訛如此者多

欵乃

柳子厚詩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江空日出  
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欸音奧乃音靄世固共傳  
欸乃為歌不知何調何辭也元次山集有欸乃歌五章  
章四句正絕句詩耳其序曰大厯丁未中漫史以軍事  
詣都使還州逢春水亦行不進作欸乃五曲舟子唱之  
蓋取適於道路耳其中一章曰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  
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蓋全  
是詩如竹枝柳枝之類其謂欸乃者殆亦人於歌聲之

外別出一聲以互相其所歌也耶今微嚴間舟行猶聞其如此顧其詩非昔詩耳而歛乃之聲可想也柳枝竹枝尚有存者其語度與絕句無異但於句末隨加竹枝或柳枝等語遂即其語以名其歌歛乃殆其例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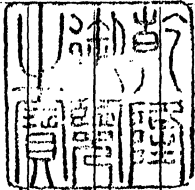
百子帳

唐人昏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昏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蓋其制本出塞外特穹廬拂廬之具體而微者耳椹柳為圈以相連瑣可張可闔為其圈

之多也故以百子總之亦非真有百圈也其施張既成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而用青氊通冒四隅上下便於移置耳白樂天有青氊帳詩其規模可攷也其詩始曰合聚千羊毳施張百子卷骨盤邊柳健色染塞藍鮮其下注文自引史記張空卷為證即是以柳為圈而青氊冒之也又曰有頂中央聳無隅四嚮圓是頂聳旁圓也既曰影孤明月夜又曰最宜霜後地則是以之弛張移置於月於霜隨處悉可也又曰側置低歌座平鋪小舞

筵則其中亦差寬矣既曰銀囊帶火懸又曰獸炭休親  
近則是其間不設燎爐但用銀囊貯火虛懸其中也又  
曰蕙帳徒招隱茅庵浪坐禪其所稱比但言蕙帳茅庵  
而不正比穹廬知其制出穹廬也樂天詩最為平易至  
其鋪叙物制如有韻之記則豈世之徒綴聲音者所能  
希哉唐德宗時皇女下降顏真卿為禮儀使如俗傳障  
車却扇花燭之禮顏皆遵用不廢獨言氊帳本塞外穹  
廬遺制請皆不設其言氊帳即樂天所賦而宋之問所

謂催鋪百子帳者是也丙申十月十一日夜醉後讀白  
集信筆以書



演繁露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演繁露卷十四至  
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負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朱 鈐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沈清藻

謄錄監生<sub>臣</sub>顧九苞



欽定四庫全書

演繁露卷十四

宋 程大昌 撰

金吾

漢志執金吾注金吾鳥也金吾執之以禦不祥夫使金吾果禽類從古至今必不絕種何以全無其傳也按揚子雲執金吾箴曰吾臣司金敢告執璜崔豹古今注金吾棒也以銅為之黃金塗兩頭謂之金吾也按今三衙大將立殿陛下所執杖子者銀鈿兩末而軍職之呼員

僚者每朝不笏而杖其制畧與之同軍伍間呼其杖為封杖豈古金吾遺制耶以揚崔之語合而證之知其為杖不為鳥也亦以明矣

跳盪

渾瑊年十一立跳盪功唐兵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曰跳盪

一唱三嘆

樂記曰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

瑟朱絃而踈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  
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凡瑟之絃練而  
朱之則其聲濁底竅洪踈則其聲遲用絲本以取聲而  
特貴其遲濁者正與玄酒大羹薦味而棄味者同一意  
度故曰遺音遺味也遺味遺音即與上文之謂非極音  
非致味者相發相應也鄭氏釋遺為餘失其旨矣至於  
一唱三嘆則鄭謂三人從而嘆之大戴禮傳亦曰清廟  
之瑟一唱而三嘆之也漢去古未遠一唱三嘆其言如

此必有所受也陳僧匠智叙古今樂錄引尚書大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以韋為鼓不以箏琴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先人功烈德深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歎之也於穆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据此而言其三人從旁歎之者從於穆等語申以嗟嘆至于三人也僧匠智作樂錄起漢迄梁其於存古甚多其序清商正聲篇曰但歌四曲皆起漢世無絃節奏最前一人唱三人

魏武好之有宋容華善唱此曲自晉以來四曲並絕其  
曰但歌者但徒也徒歌者不以被之絲絃而專以人聲  
故曰無絃節也奏技者技即伎也即本卷題首之謂技  
曲者是也方其奏技之時無絃矣其歌者最前一人唱  
之三人從旁和之與鄭氏所言同知漢人共傳之古者  
如此樂錄於清商類中又有可證者其注東光曰舊但  
絃無聲其注東門曰舊但絃無歌皆宋識造其歌與聲  
耳從但絃之義以推文可以例但歌之為徒歌也其後

又有楚調但曲七如廣陵散之類謂從琴箏而得者則  
又後人好事寫之絲絃非但歌本然也夫古人貴本遺  
音既不免絃木為瑟矣又從而理其絃度使之遲濁也  
漢魏宗尚而推廣之又並與絲絃不用而悉以人聲為  
貴此其意皆近古而可書苟無匠智傳錄則今日不可  
以意推測矣

擊缶

應劭風俗通缶者瓦器所以節歌易曰日昃之離不鼓

缶而歌則大嗙之嗟凶楊惲傳擊缶而呼嗚嗚者真秦聲也由此言之擊缶者皆擊之以節其歌非缶而自能出聲也

### 彤管

詩彤管有煒箋云彤管筆赤管也鄭氏以為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毛鄭說詩多異惟此制畧相通其必有所本按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月賜赤管大筆一雙會稽典錄盛吉為廷尉每冬

至斷因持丹筆垂泣則皆丹彤其管以別於常用之筆  
第不知其得賜得用制度何似耳

馬匹

馬以匹為數自古言匹馬皆一馬也文侯之命有馬四  
匹不知當時何指韓詩外傳謂馬夜行目光所及與匹  
練等或曰匹言價與匹帛等不知孰是因讀劉勰文心  
雕龍其說為長曰古名車以兩馬以匹蓋車有佐乘馬  
有驂服皆以對並為稱雙名既定則雖單亦復為匹如



匹夫匹婦之稱匹是也此義甚通

### 虎賁

沈約宋志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為賁此說非也書虎賁三千人賁之為賁久矣古賁奔通不必取孟賁為義

### 官橦賁私橦賤

孫伏伽言只為官橦賁所以私橦賤讀者不解按舊唐志虞部職掌柴炭木橦進內及供官客並於農隙納之

則木槿也者虞部歲取諸民有定令也既以令取又不足用則溢額制之而給其直會其科取數多既至而官不更買則不免賤售於外故曰若官槿賤則私槿無田

賤也

槿徒江反

屋幾楹

元祐初程頤議更立太學先言三舍每齋須屋七楹其後又言七間為一齋學制所詰問頤前後所須間架不同頤曰所稱齋七楹即是七間別無間架不同不知此

時何人主學制所殊可笑也楹柱也詩言旅楹即槩言  
衆柱耳孔子夢奠兩楹即是在兩柱之間世謂屋若干  
間者取兩柱夾覆之中故曰一間今文士記屋亦皆相  
承以幾楹為幾間蓋取柱之一列言之則無礙或析而  
言之以一間為一楹一楹安得立屋此正所謂因文害  
事也唐王盈孫傳僖宗還蜀議立太廟盈孫議曰故廟  
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是排立十一室無室為屋  
間二其東西屋盡處別須植柱二列故十一室而二十

三楹者以一系列為一楹也二十三楹而梁才居十一者從南面計視亦以梁列數之故每室才云一梁也

洋州

洋當讀如汪洋之洋今讀如詳莫明所起說文洋水出齊臨朐雖非今洋州之洋然徐諧著音乃以似羊為翻則當讀洋如詳古有之矣洋揚二州聲稱相雜豈其世人病之而借齊洋音讀以加梁洋使有差別乎

浙江

說文釋浙江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又漸水出丹陽縣水東入海皆今錢塘浙江也秦始皇渡浙至會稽又莊子有淞河則浙名舊矣桑欽載漸水所逕所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為浙若謂浙漸字近久而相變如邾鄒之類耶則淞之得名既已先秦而桑欽更以為漸何耶許氏浙水漸水又復兩出皆不可曉歟今徽州也休寧縣有浙溪溪上有浙嶺而婺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會桐廬而遂從杭越間入海則本其發源各名為浙

亦無牴牾第以古語為正則出點者古也

浯

世傳浯溪本無浯字元結自名之恐不然也說文浯水出琅琊靈門壺山東北入淮從水吾則浯非結之所名也

箭貫耳

軍法以矢貫耳為朕朕之音恥列徒安二翻也說文引司馬法曰小罪朕中罪剛大罪剄故子玉治兵鞭七人

貫三人耳者用此法也漢原涉犯罪茂陵守令尹公捕之急諸豪說尹欲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罪則用箭貫耳以示恐畏非以意為之也

### 衙

凡官寺吏卒率以晨晡兩時致禮俗呼衙府古有之而稱謂訛也漢文釋申曰吏以晡時聽事申旦政也藝文類聚載古射覆蜜蜂之辭曰蔞蔞華華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則凡官寺日再聽事吏卒因之亦兩致其恭當用

衙晡二字府舖聲之訛者也天子御正殿受朝亦名正衙不知何始

酎

漢八月飲酎說者曰酎正月釀八月成許叔重曰八月黍成可為酎酒酎三重醇酒也二說不同然酒固有久醞者恐八月乃成期太迂遠當以黍成可釀為是黍既登熟三重釀之八月一月可辨也

漢藏書處



漢世藏書舊知有禁中外臺之別已今讀劉向叙載所  
定列子之書而知中書之外又有太常太史與中秘而  
三也向言所校三藏本篇章大率中書多外書少知漢  
留意中秘故比他本特備也史遷紬金匱石室以成史  
記豈嘗許其稽閱中秘耶或太史所藏于漢家事實則  
金匱石室以加嚴耶然不知正在何地也

箭括

列子仲尼篇言善射者能今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

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  
焉唐六典武庫令注箭制曰其本曰鏑其旁曰羽其矢  
末曰括括旁曰疑恐是擬字書所謂往省括于度則釋者矢  
之末分岐而銜弦者是括也

南墳西墳

國朝宗子自祔葬山陵之外又有南墳西墳問諸宗子  
多南渡後始生無知之者建炎二年十月知汝州張抃  
奏劾其州官遁竄之罪有趙叔潛者結銜云保義郎添

差管轄舒王已下墳園有承節郎王世斌者其銜即云  
管轄魏王已下墳園此之舒魏二王墳南西二墳也耶

### 臚傳

漢書臚傳古今不曾究極其義按儀禮士冠禮主人得  
筮反之筮人筮人還東西旅占卒進告吉鄭氏注云旅  
衆也古人旅作臚予因讀此始悟臚傳曰旅傳也今之  
臚傳自殿上至殿下皆數人抗聲相接使所唱之語聯  
續遠聞則臚傳之為旅傳其已審矣鴻臚寺主典賓客

亦取大衆會集以為名寺之義

古爵羽觴

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張衡西京賦促中堂之狹坐  
羽觴行而無筭班婕妤東宮賦曰酌羽觴兮消憂諸家  
釋羽觴皆不同劉德曰酒行疾如羽如淳曰以玳瑁覆  
翠羽於下徹上可見劉良曰杯上插羽以速飲皆非是  
束皙論襍曰逸詩云羽觴隨波流且以隨波之用證之  
若果插羽則流泛非便至謂玳瑁翠羽相須為麗則太

不經惟李善引漢書音義曰作生爵形者是也古飲器  
自有爵真為爵形劉杳謂古尊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  
及背以出酒者即其制也本朝李公麟得古爵陸佃繪  
之禮象圖其形有味有足有尾但不為背而盡窪虛其  
中以受酒醴蓋通身全是一爵也惟右偏著耳以便執  
持如屈卮然乃始是飲器制度蘇文忠之詩有狀胡穆  
銅器者曰隻耳獸齧環長唇鵝擘喙三趾下銳春蒲短  
兩柱高張秋茵細君省翻覆俯仰間覆成三角翻兩髻

古書雖滿腹苟有用我亦隨世嗟君一見呼作鼎纔注  
升合已漂逝文忠不正命其器以為爵而徇穆之所名  
姑以為鼎然味其所詠形模大小以較禮象則與季公  
麟古爵正同古爵雀字通紹興間奉常鑄爵正作雀形  
如禮象所繪知其有所本也則夫以爵為觴而命之羽  
觴正指實矣孟康釋班賦亦曰羽觴作生爵形有頭尾  
羽翼師古曰孟說是也第其制隨事取便鑄銅為之則  
可堅久於祭燕為宜若以流泛即刻木為之可飲可浮

皆通便矣

交牀

今之交牀制出塞外其始名胡牀桓伊下馬據胡牀取  
笛三弄是也隋以讖有胡改名交牀胡瓜亦改黃瓜唐  
柴紹擊西戎據胡牀使兩女子舞則唐史臣追本語以  
書也唐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  
繩牀則又名繩牀矣

金為兵器

孫愐唐韻釋鎧曰甲也管子云葛盧之山發而出黃金

蚩尤制以為鎧謂蚩尤鑄鎧不知管子何所本然是以

知周世之鎧必已用金也漢嚴安傳曰今天下鍛甲磨

劍矯箭控弦許叔重說文曰兜鍪首鎧也鍪反侯肝

也鍪音鴉鍛霞頸鎧也自身鎧之外鍪釭鍛循首以至

頸臂悉皆有鎧而字又從金仲長統昌言曰古者以兵

車戰而甲無鐵札之制今誠以革甲當強弩亦必喪師

亡國則甲用鐵札西都已然不待漢末也



# 袒免

禮有袒免鄭氏曰免音問以布廣一寸從頂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也予疑不然記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服之旁殺而至於總僅為三月則自此之外不更有服矣然而由四殺五不可頓如路人故屬及五世而族人有喪則脫露半袖見其內服是之謂袒解除吉冠是之謂免免之為言正是免冠之免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為免而讀之如問也曲禮

曰冠無免勞母袒免且袒皆變易其常故侍君子者以  
為不恭而無服者之屬用以致哀示與路人異也經於  
總有三月而袒免無期日也既無服又無期日第行之  
始死之時其斯以為戚矣歷攷禮經本文止言袒免更  
無一語記其如何為袒如何為免則是小功以上衰經  
冠杖實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亦莫得而記也  
周禮垂哀冠之式於門謂總小功以上亦無袒免體式也  
使誠有其制如鄭氏所言則亦不成其為冠也況袒既

不別為之衰又對免而言知當未斂之時第使之袒衣  
免冠者事情之稱也古今言以布繞頂及髻而謂之為  
免者惟鄭氏一人自漢以後并免而數以為冠名則皆  
師述鄭氏也杜佑博識古事而特致疑於此雖其叙載  
喪制即免加絲借古冕之統著以為統若用鄭矣而特  
自出其見於下曰統制未聞惟鄭氏云云則佑固不以  
為安矣按禮凡因事及免必與冠對喪服小記曰男子  
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又曲禮冠毋免則凡免

皆與冠對免之為免當正讀為免其理已明矣喪而免冠不惟五世無服用之雖重如斬齊當其未斂未及成服亦嘗用之蓋闕喪之始未辦成服姑仍常時衣冠在衣則袒在冠則免以為變常之始故經紀重喪曰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賈公彥之釋袒免首尾遵本鄭氏惟於此特循正理而為之言曰冠尊不居肉袒上必先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是袒且免皆因哀變常而未及為服

者之所為也斬齊重矣故免冠而肉袒免冠且肉袒矣而又被髮不紒則以麻約之較之五世袒免則此為其重若其袒衣免冠以示變常則斬齊袒免其意同也且免之為免不止始喪然也喪服小記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又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又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亦免凡此三節皆以冠對免而免則皆取其進而及於重也葬而誠虞也遠葬而及郊近墓也已過免時而君始臨弔

也則皆以免冠為禮取始死之節以重為之也葬不報  
虞遠葬而未及墓若過時而有弔者自非其君則皆仍  
所喪之冠而不為之免處之以喪禮之常也從是推之  
知免冠之為始死之節也喪小記又曰斬衰括髮以麻  
母括髮以麻免而布之蓋父母皆當以麻括髮而古禮  
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示殺於父也此之謂免蓋應用  
而許其不用故特言免以明之若如鄭言以免為免音問  
則居母喪者既括髮以麻而以布為免音問遂當以免而

加諸齊衰之上則是降斬而齊遽著五世以外輕殺無  
服之冠豈其理乎至此推說不通矣然以免為冠萬世  
宗信鄭氏子獨不以為安故著此以待博而不惑者折  
衷之

演繁露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演繁露卷十五

宋程大昌撰

不托

湯餅一名餠飩亦名不托李正文刊誤曰舊未就刀鈗時皆掌托烹之刀鈗既具乃云不托言不以掌托也俗傳餠飩字非予始讀此未審其言信否及見東哲餅賦知其有本也哲曰仲春之月天子食麥而朝事之籩煮麥為麵內則諸饌不說餅然則雖云食麥而未有餅餅

之作也其來久矣又曰三冬冽寒涕凍鼻中霜成口外  
充虛解戰則湯餅為最而其形容製造之意則曰火盛  
湯涌猛氣蒸作攘衣振掌握搦搏麵瀰離於指端  
手縈迴而交錯紛紛馭馭星分電落柔如春綿白若秋  
練則當晉之時其謂湯餅者皆手搏而擘置湯中煮之  
未用刀几也又宗懔荆楚歲時記六月伏日作湯餅名  
辟惡餅庾闡賦之曰當用輕羽拂取飛麵剛軟適中然  
後水引細如委綖白如秋練則其時之謂湯餅皆齊高

帝所嗜水引麵也水引今世猶或呼之俚俗又遂名為  
蝴蝶麵也水引蝴蝶皆臨鼎手托為之特精麈不同耳  
不知何世改用刀几而名不托耳若參東宗所賦則李  
正元所紀信而有證也餽既恐古無此字殆後人因不  
托聲稱之而食其旁與歐公餽音俊餽音叨之譌同一  
闕換也

几將

漢小學家司馬相如作几將篇其後元帝時史游又作

急就篇凡將今不可見矣藝文類聚載凡將一語曰鍾磬竽笙筑坎侯與急就記樂之言所謂竽瑟笙篪琴筑箏者其語度規制全同率皆立語總事以便小學即急就也者正規模凡將也

幘

冠服古今異制而苦無明著既其制不能明了則其所施用或當或否皆不可別識矣幘者冠下覆髻之中也史游急就章曰冠幘簪黃結髮紐顏師古釋之曰幘者

韜髮之中所以整亂髮也當在冠下或單著之揚雄方言曰覆髻謂之幘巾或謂之承露或謂之覆髻皆趙魏間通語也夫其從覆髻而言則顏師古謂為整髮者是也冠冕有旒崔豹古今注以為垂露則承露云者從藉冠言之也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始進幘服羣臣皆隨焉庾凱醉墮幘機上以頭就穿取檀道濟被收脫幘投地皆顏師古謂或單著之者也若其人應著冠則以幘藉其下賤而執事則無冠單著幘也應劭漢官儀

謂幘者卑賤不冠者之所服是也董偃綠幘傅鞬拜謁武帝帝令起趨東廂就衣冠是也董仲舒止雨書亦曰執事者赤幘摯虞決疑曰凡敕日蝕者皆著赤幘以助陽知其皆賤者之服也始有幘時未以覆髻但韜裹鬢毛使著冠使髮不蒙面耳凡此言冠而及幘者其冠皆冕冕冒額故必用幘以收髮也古冠冕得通言故也若單者既冠之冠則露髮無所事幘也蔡邕獨斷曰元帝進幘但遮覆額前壯髮尚未有中也王莽頭禿始加巾

故其俚語曰王莽秃幘施屋後漢書曰半頭幘劉俠卿  
為劉盆子制半頭赤幘續漢書曰半頭幘即空頂幘其  
上無屋故以為名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頂幘一枚空  
頂即半頭也元帝時尚未有中故東宮用空頂幘者本  
古也屋即巾也有顏有屋即異乎空頂矣梁冀改易服  
制作庫幘狹冠是冀自改莽制損下其屋也董巴漢興  
服志曰古者有冠無幘秦以為武將首飾為絳幘以表  
貴賤後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結之施巾連題却覆

之至文帝乃高顏續為之耳且崇其屋貴賤皆服之夫  
耳者結巾之角也已謂崇屋始於文帝恐不及蔡邕謂  
為始莽者的也董偃服庖人服故綠幘衛宏漢舊儀曰  
齋綠幘耕青幘漢官儀曰謁者著湘幘大冠皆隨事著  
色若東觀漢記載光武初起服赤幘賜段熲赤幘大冠  
一具孫堅為董卓所圍著赤眉幘潰圍而出皆執事者  
單幘之證也夫止雨敕曰執事者皆赤幘未必主為助  
陽也蓋漢以火王其在五德尚赤耳故董仲舒繁露曰



以赤統者幘尚赤是專漢制也

### 鄒邾

趙岐曰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鄒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鄒山記曰鄒山古之嶧山也孤桐之所植邾公之所卜山下是鄒縣本是邾國魯穆公改鄒山從邑變故謂鄒山始皇勒銘在此山上合此二說觀之鄒山記未為審的也鄒魯相關魯之臣死者三十三人穆公尚以民莫

救上問於孟子則改邾為鄒豈魯力所能哉夫并邾改鄒亦大故矣南史無明載攷古者至此殆難審定也

百丈

杜詩舟行多用百丈問之蜀人云水峻岸石又多庶稜若用索牽即遇石輒斷不耐故劈竹為大瓣以麻索連貫其際以為牽具是名百丈百丈以長言也南史朱超石傳宋武北伐超石董舟師入河陽人緣河南岸牽百丈則知有百丈矣

曲逆

陳平封曲逆侯或讀如去過非也地理志中山國曲逆

縣得名因滯

乃官反

水至城北曲而流故曰曲逆章帝醜

其名改曰蒲陰則曲逆之讀當如本字不當借音

蒲盧

說文鷩嬴蒲盧細腰土蟲也按禮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政猶蒲盧也夫從地道敏樹之後始言政猶蒲盧真是  
蒲與盧耳今人釋中庸以蒲盧為螟蛉其誤當始說文

無恙

今人問安否曰無恙說者曰恙草間虫名也故問安者以無恙言之今按說文恙憂也至它

托何反

條乃曰它從

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

塚殿

說文塚堂塾也

丁果反

又云塾門側堂也今塚殿取此

過

魏劉靖魏嘉平三年立過於漁陽高梁河水經四叶云過

即竭也以土壅水為過不知何世加土為竭故柳子厚  
記袁家竭猶須解釋恐人不喻也

相雞狗術

荀子儒效篇堅白異同之分隔也不知無害為君子曾  
不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是此種雜術古已有之  
先馬

荀子正論天子乘大輅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注先馬導  
馬也莊子七聖在襄城之野有前馬後車後世東宮官

有太子洗馬釋者曰洗先也此亦先馬之義也天子出則有先驅太子則洗馬言騎而為太子儀衛之先也

### 選案黃紙

中書令傅亮以蔡廓為吏部尚書語錄尚書徐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相委蔡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連名故言書紙尾也按此則宋時文書已用黃紙唐高宗時始令凡敕書皆黃紙則不獨選案得用也葉石林言太宗時敕已用

黃紙不知其所本也

鼻祖

揚雄賦曰或鼻祖於汾隅劉德釋鼻為始後人特信德語和附以為始祖不知鼻之訓始何義也說文釋皇曰皇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自讀若鼻今俗以始生子為鼻子則鼻之為始漢時已然也說文於鼻又曰鼻犯法也从辛从自言鼻人蹙鼻若辛秦以鼻似皇字改為罪合皇鼻二字本釋而言之則鼻之訓始

有以也

葉子

古書不以簡策縑帛皆為卷軸至唐始為葉子今書冊也然古竹牒已用疊簡為名顧唐始以縑紙卷軸改為冊葉耳

嘉慶李

韋述兩京記東都嘉慶坊有李樹其實甘鮮為京城之美故稱嘉慶李今人但言嘉慶子蓋稱謂既熟不加李



亦可記也

林養

松陵集陸龜蒙樵子詩云生自蒼崖邊能諳白雲養注  
養去聲讀山家謂養柴地為養子按刑浙東民有投牒  
言林養為人所侵者書養皆作樵子疑其無所本今讀  
陸詩知二浙方言自來矣

托子

古者彝有冉爵有玷即今俗稱臺琰之類也然臺琰亦

始於盞托托始於唐前世無有也崔寧女飲茶病盞熱  
熨指取楪子融蠟象盞足大小而環結其中真盞於蠟  
無所傾側因命工髹漆為之寧喜其為名之曰托遂行  
於世而托子遂不可廢今世托子又遂著足以便插取  
間有隔塞其中不為通管者乃初時楪子環蠟遺制也

六更

禁中鐘鼓院在和寧門譙上其上鼓記五更已竟外間  
通用漏刻方交五更也殺五更後譙上不復更擊鐘鼓

需平明漏下二刻方椎鼓數十聲門開人知促配五更  
不擊六鼓何義也唐王建宮詞云每夜停燈熨御衣銀  
熏籠底火霏霏遙聽帳裏君王覺上直鐘聲始得歸  
本朝王禹玉亦有詞云焚香熏熨赭黃衣恐怕朝陽進  
御遲禁鼓六更交早直歸來還直立班時以二宮詞詳  
之禁中記更鼓不究平曉者蓋交更之際翼日當直  
宮女須以未曉前先來受事則凡應奉蚤朝皆可夙辨若  
候正交五更始來則不及事矣王建言上直鐘聲者禁

中五更曉鐘也王禹玉謂六更者明宮殿五更之外更有一更也其實宮鼓以外間四更促為五更故五鼓終竟時蚤於外間耳鼓節未嘗溢六也國朝大禮車駕宿齋青城則齋殿門內五更均促使短如宮中常節至青城門外則五夜平分須曉乃竟故奉當具行禮序次以授在事之人皆以宮漏之外別異其言曰街市幾更幾更為此也

胥舟

莊子言魏王大瓠落無所用何不以為大尊而浮之  
水上司馬云尊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海所謂膏舟  
也亦鷗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也詩曰匏有苦葉  
濟有深涉瓠之苦者不可食啖則養使堅大裁以為壺  
而用之濟水則雖深涉無害也

### 狸首

史記封禪書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弘明鬼神  
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

侯諸侯不從徐廣曰狸一名不來今俗語呼狸猶然然則射之所射者皆以惡物為鵠故曰毋若爾不寧侯故抗而射汝

障扇

今人呼乘輿所用扇為掌扇殊無義蓋障扇之訛也江夏王義恭為宋孝武所忌奏革諸侯制度障扇不得用雉尾是也凡扇言障取遮蔽為義以扇自障通上下無害但用雉尾飾之即乘輿制度耳蔡蕤小詞有曰扇開

仙掌誤也

唐緋章服以花綾為之

白樂天聞白行簡服緋有詩云榮傳錦帳花聯萼彩動  
綾袍鴈趨行注云緋多以鴈銜瑞莎為之則知唐章服  
以綾且用織花者與今制不同

瑟瑟

枕語林盧昂主福建鹽鐵有瑟瑟枕大如斗憲宗召市  
人估其直或云至寶無價或云美石非真瑟瑟則今世

所傳瑟瑟或皆煉石為之耶

殿

黃霸傳鵲雀飛集丞相府張敞奏霸集計吏使能言孝弟風化者上殿則是丞相府中有殿也許叔重曰殿堂也顏師古曰古者屋之高巖通呼為殿不必宮中夫古今事物名稱隨世更易顏言未必無理然元后傳王根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董賢傳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重殿洞門師古於此故曰殿有前後僭



天子制也則不更以殿為高屋矣豈以殿之重複者乃為天子禮耶不然何以語皆出顏而二傳異釋也鄭司農釋周禮朝士所掌外朝曰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也司農所見東都制也應劭曰丞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明帝時但為東西門耳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併存即周禮外朝也干寶注曰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由鄭應

千三說合之人臣府第乃有殿焉則師古謂凡高嚴之屋皆得稱殿似矣而三人同辭皆謂此殿以朝會為名而天子又嘗臨幸則恐司徒未必敢以聽事也若霸府殿正受計其上則是相府所得專有豈西都於此種等差未致其察也故魯雖諸侯王而靈光巋然亦不以僭制而毀削也且其得名為殿者以嘗受朝備臨幸則他公府不皆有而朝會臨幸亦止在司徒府耶按漢宮典儀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則亦不在禁中諸家謂古外朝

在路門之外其地亦與古應也則是殿也雖立於司徒府非司徒可得而有也

漢三公

董賢傳哀帝冊賢為大司馬曰建爾于公班固曰是時賢雖為三公常給事中則以大司馬為三公也史記儒林傳倪寬至御史大夫卒史遷曰寬任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張湯為御史大夫既被薄責乃曰湯起刀筆陛下幸致位三公又元后傳王音為御史大夫列

於三公則知漢語亦以御史大夫為三公也

千金

漢言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則十金之直可辦中人一家之產也然則其數一金不當止於一兩矣說者各隨所見而別多少皆不適中以予觀之古者一代事物各為一制不但正朔服色而已周人之金以鎰計鎰二十兩也漢人之金以斤計斤方寸而重一斤也惠帝初即位賜視作斤上者將軍四十金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

是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則漢云一金者皆為金  
一斤呂刑贖法計鍍輸金諸家謂鍍六兩也金黃鐵銅  
也五金皆金知銅為黃鐵也孔穎達曰釋舜典者謂贖  
金為黃金其實銅也故周金雖有鍍鎰二名而黃金不  
以鍍計也

衛霍冢

據顏師古注二傳則衛霍二冢皆附茂陵霍冢之上琢  
石為祈連山及人馬衛冢之旁有長主冢相併至唐皆

無恙而茂陵晉時為人所發矣此張釋之所謂其中無  
可欲者則雖無石槨抑何戚焉者也悲夫

演繁露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演繁露卷十六

宋程大昌撰

爰契我龜

繇之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鄭皆以契為開非也  
古卜卜人令龜已遂預取吉兆墨畫其上然後灼之灼  
文適順其畫是為食墨者吉其兆不應墨則云不食不  
食則龜不從也故洛誥曰我卜河朔黎水我卜澗水東  
澗水西惟洛食是龜之所食者畫洛之兆而河朔黎水

之兆不食也古公亶父之改居經始而謀度之未敢以  
為可居也以墨令龜而兆與墨同故曰契契者合也以  
謀與龜協合也上言爰始爰謀以我合龜也曰止曰行  
龜之語我者可以止可以行也

鐵券

唐代宗紀功臣皆賜鐵券藏名太廟畫像凌煙閣錢鏐  
家在五季世嘗得之而唐文粹有賜王武俊鐵券文今  
世遂無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予按唐辛齊吳玉堂新



制鐵券半缺形如小木甌上有四竅可以穿條凸面鐫  
字陷金以煥之從齊良所記以想其制是券也鐵質金  
字本形正圓而空虛其中鐫勒制文於外已乃用古傳  
別法中分其器而二之一以藏官一以授諸得券之人  
故今存於世者形如半甌正與契券兩別之理相應也  
周禮少宰聽稱責以傳別二鄭謂大書於一札中字別  
之兩家各得一者是其證也周之傳別主市易要約故  
其札以木老氏所謂如執左契者是也後世鐵券要之

取錄功堅久之義故以鐵為之其謂形如半甌者正是一札而兩分之也是命以鐵為券無有辨其所始者按漢高帝紀與功臣剖符作誓冊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其殆鐵券所始耶至功臣表所載山河帶礪等語乃鐵券丹書文也漢曰契後世曰券皆結約之謂也

六州歌頭

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者倚其聲為弔古詞如秦亡草昧劉項起吞併者是也音調悲壯又以古興

亡事實之聞其歌使人悵慨良不與豔辭同科誠可喜也本朝鼓吹止有四曲十二時導引降仙臺并六州為曲每大禮宿齋或行幸遇夜每更三奏名為警場真宗至自幸毫親饗太廟登歌始作聞奏嚴遂詔自今行禮罷乃奏政和七年詔六州改名崇明祀然天下仍謂之六州其稱謂已熟也今前輩集中大祀大卹皆有此詞

檢

檢校函檢皆從木今從手非是唐韻謂檢乃斂字非檢

字是也急就章曰簡札檢署槩牘家顏師古曰檢之言禁也削木施於物上所以禁閉之使不得輒開露也署謂題書其上也古制如此其字從木審也以顏言推之則檢之者以木為函納書文其中而簽題其上自唐及今匱檢皆其物也

木蘭

樂府有木蘭迺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為作詩然不著何代人獨詩中有可汗大點兵語知其

生世非隋即唐也女子能為許事其義且武在緹縈上  
或者疑為寓言然白樂天題木蘭花云怪得獨饒脂粉  
態木蘭曾作女郎來又杜牧有題木蘭廟詩曰彎弓征  
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  
上祝明妃既有廟貌又曾作女郎則誠有其人矣亦異  
哉

鼎子

今衛士扈駕清道者其著籍名為等子誤矣東方朔傳

夏育為鼎官顏籀注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官今殿前舉鼎者也然則今之衛士以力選而誰何犯蹕者當為鼎子不應為等子也若謂等為差等之等而取其軀幹中尺寸則凡今軍人不以長短率中等乃得刺補何以獨於此曹名等子也歟

九卿

漢制九卿今侍從也然九卿侍從為九史無明制獨可即當時話言以求其何者為卿尚可追論顧又雜出甚

多其數不止於九也汲黯為主爵都尉傳言列於九卿  
張湯為廷尉傳言列九卿取接天下名士大夫鄭當時  
至九卿為右內史杜鄴曰陳咸為少府在九卿高第王  
溫舒尹齊更迭為中尉義縱為右內史王言三人以急  
刻為九卿劉更生元帝初為宗正尋免官復為中郎韋  
玄成劉更生前為九卿馮野王為大鴻臚有司奏王舅  
不宜備九卿張敞為京兆尹亡命天子召敞敞上書言  
臣前得備列卿待罪京兆張禹謂子宏官至太常列於

九卿尹翁歸守右扶風滿年為真傳言其在公卿之間  
清潔自守蕭望之為光祿勳繫獄石顯使史高言之元  
帝下九卿大夫獄汲黯過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湯拒  
諫飾非公為九卿不早言之何上官桀反大司農楊敞  
不敢發其事傳謂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顏異以大  
農議皮幣微反胥張湯奏異當九卿見今不入言而腹  
非毋將隆為執金吾哀帝制詔毋將隆位九卿無以正  
朝廷之不逮按此即主爵都尉廷尉右內史少府中尉



宗正大鴻臚京兆尹太常右扶風光祿勳御史大夫大司  
農執金吾凡十四職者實皆正為列卿矣而時人所舉獨  
以九卿為言故難曉也百官公卿表第列公卿位行凡十  
四等自丞相以至列將軍自不與九卿交雜矣至從奉  
常數之以至左右內史凡十品每一品中又有數更其  
名者總而數之又為二十六名則其十品二十六名者  
又不與九數相應愈益難解又如奉常之與太常廷尉  
之與大理本一職也而名稱前後不一則猶可謂其兩

出至宗正與治粟內史水衛之與右扶風同列一等則  
職位殊不相入只如左馮翊可與京兆內史參附而又  
不與右扶風相屬如此之類殆不可以意推定之也蓋  
嘗反而求之則班固嘗明列九卿矣百官公卿表曰少  
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是固之立九卿總  
目也而十品二十六名者族而會之悉卿列於卿則數  
距止九哉然班固雖本漢語而達之周制雜數三孤六  
卿以為九卿而周制實不然也周官固嘗列孤於卿矣

如曰孤卿特揖孤卿位於棘是嘗比而同之矣然此其  
謂為孤卿者蓋朝廷位於棘是著所列取其降於三公  
一等而下與六卿同位故連文以為之稱本無三孤六  
卿繁數以為九卿之文也若曰三孤已行卿事而得繁  
繁言之則三公未嘗不為冢宰如周公為師而位冢宰  
正百官是公亦為卿何以獨孤於卿而并為九名九哉  
則固語亦未愜又子嘗質之遷史而得其歸也遷之傳  
張湯而及趙禹曰禹為少府比九卿夫比之為言猶視

也五嶽視三公非三公矣而品秩得與之同故曰比曰視明非本品特比附之耳夫少府既非九卿而得比九卿則九卿本九後不啻九何足疑也固書率多因遷而務在簡文故其傳禹直曰禹為少府九卿刊一比字而漢世非卿比卿之制遂不可推尋至其列表以志公卿亦自雜數無別也乃知夏五郭公聖人不肯加損其有深意也哉今世二府本取府第東西對立以為稱謂後雖宰相執政繁多至七八人亦止以二府目之則漢之

列御數溢於九而槩以九御命之亦語例交熟自無他說也

### 建康新亭

今建康新亭在朱雀航西五里許南傍小山北枕小浦俗呼為鵝項鵝項者蓋江水分派而下以與秦淮會于城外者也蕭衍之入建康也東昏命李居士屯新亭拒曹景宗居士既為景宗所敗請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據此則曹景宗自上流而

下李居士出據新亭拒之新亭固當在建康之西矣然其請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而新亭以北皆盡則新亭之北當大有邑屋乃與之應今之新亭北據鵝項鵝項之外去大江絕不遠縱江堧流漲古今稍有不同而大江正派未之有改鵝項之外即皆漲沙漲沙之外即是大江安得更更有邑屋以此考審晉之新亭計當在長干寺南不當在鵝項河側矣又按晉劉氏世說新亭吳之舊基先已淪隳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徒創今地夫

晉時指謂今地者乃王導正色言尅復神州處此時亭址已非吳舊則今亭又異於晉其更草固不足怪也

### 六帖

白樂天取凡書精語可備賦詞制文采用者各以門目類粹而總名其書為六帖白既不自釋所以名後人亦無辨者偶閱唐制其時取士凡六科科別其所試條件每一事名一帖其多者明經試至十帖而說文極於六帖白之書為應科第設則以帖為名其取此矣白書不

止六類而帖之取數止於用六者說文小學也試小學  
又試之小者也取極其嚴而名其書者兼取其少也

度

古帝王必用度量後世所傳商尺周漢尺不相參同蓋  
世異而制殊無足怪也今雖國有定度俗不一制曰官  
尺者與浙尺同僅比淮尺十八而京尺者又多淮尺十  
二公私隨事致用元無定則予嘗怪之蓋見唐制而知  
其來久矣金部定度以北方秬黍中者為則凡橫度及



百黍即為一尺此自其一代之法不須較古今同異也然此尺既定而尺加二寸別名大尺又因著為之令曰鍾律冠冕之類則用柎尺內外官司悉用大尺則國立之制明為二體其與古人同度量之義乖矣唐帛每四丈為一匹用大尺準之蓋柎尺四十八尺也柎尺長短不知合今何尺然今官帛亦以四丈為匹而官帛乃今官尺四十八尺準以淮尺正其四丈也國朝事多本唐豈今之省尺即用唐柎尺為定耶不然何為官府通用

省尺而繒帛特用淮尺也

魚袋

六典符寶即載隨身魚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銀佩以金飾刻姓名者去官而納焉不刻者傳而佩之注云符上皆題云某位姓名其官止一貪者不著姓名並以袋盛其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不佩若在家非時及出使別敕召檢校并領兵在外者不別給符契若須

回改處分者勘符同然後承府按此而言即今之魚袋  
雖沿唐制但存形模全無其用今之用玉金銀為魚  
形附著其上者特其飾耳今用黑韋方直附身者始是  
唐始世所用以貯魚符者是之謂袋袋中實有符契即  
右一而與左二合者也凡有召或使令即從中出半契  
合驗以防詐偽故不別給符契者憑袋中半符為信本  
朝命令多用敕書罕有用契即所給魚袋特存遺制以  
為品服之別耳其飾魚者固為以文而革韋之不復有

契但以木植滿充其中人亦不復能明其何用何象也  
然唐制有二種有隨身符即以給其人者故書其人姓  
名及其致仕即以納官有傳符即不刻某官姓名但言  
某司符契大典注文所謂皆須遞相付十月內申禮部  
是也白樂天嘗暫為拾遺佩銀魚已而不為此官則不  
佩故其詩曰親朋相見問何如物色思光盡反初無奈  
嬌癡三歲女遶腰啼哭覓銀魚即六典謂六品以下守  
五品以上不佩者而白雖暫借尋亦歸之於官也黃縉

綽服緋無魚故取獾尾垂著腰上作緋語謂明皇曰賜  
緋毛魚袋毛語反即無為也帝喻其意以言卻止之曰  
魚袋者五品以上入閣合符即用之汝何可得六典非  
五品不佩又敕召不別給契止用魚符為契皆典之合  
也又按趙上交云自武德時正員帶闕官始得佩而添  
置員外試判檢校官皆不得佩其後隨事許佩增益滋  
多垂拱中以給都督刺史則非京官亦佩神龍元年刑  
部王嗣玉景龍三年特進皆許佩金則散職亦佩開元

九年用中書令張嘉正奏而致仕及以理去官皆許仍佩朱紫因之亦益以多

麒麟

古有麒麟非馬也其字亦不從馬魯詩有麒麟說文云青驪文如博棊也類篇有麟引爾雅為說曰青麒麟驛馬之斑文也是古雖有麒麟字皆以其毛色命之至淮南子始曰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皆生於庶獸則漢世已用馬之上品配龍而加馬其

旁矣故唐廐遂以祥麟院為名老杜詩近聞下詔宣都  
邑肯使麒麟地上行是用天上石麒麟為事則正以騏  
驎為麒麟矣

天鹿辟邪

烏弋有挑拔孟康曰挑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

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

西域傳

蟠冢

漢書誤以嘉陵江為西漢予於禹貢論詳辨之矣嘉陵既

不為漢則秦雅二州及葭萌金牛有山皆名蟠冢者不待辨而知其誤也予先著論姑以意定謂蟠冢當在漢中發源之北而不能指其為何地何山每一思之意終昧昧然也水經以為漢中之漢源出武都東狼谷山子嘗詢諸經行其地者曰由漢中而西有水焉發源之地距興元不一二百里源既近流水又狹秋冬間僅勝一二十石舟而經之所次漢上有沔沔上有漾禹貢有一二百里間該載三名如此其詳也歟子按地書褒水與



斜谷分山南口曰褒北口曰斜漢中北距斜口自八九  
百里而褒水發源是為倚嶺又遠在褒口西北角八九  
百里之上則其源流亦既甚長矣漢時張湯嘗泐治褒  
水以通于斜而受山東歲漕則豈枝流曲港之比哉禹  
方叙著水源自不應舍大取小如此不倫古今雖異而  
人情可以通推也況有可驗者禹貢水例凡其流逕所  
及每以易向則別名方面以識其變如河之自龍門而  
轉南以流華陰則書曰南至于華陰而改東以及砥柱

則又書曰東至于砥柱是其隨向書方之例也今漾漢  
之文曰蟠冢導漾東流為漢則是漾源本未流東至其  
折東而後始得為漢也然則蟠冢者豈其當在漢中之  
西也哉水經凡叙狼谷水率皆西出東行而銜嶺褒源  
悉發北而南行直至南鄭而流委始東始名漢水則與  
經導漾東流為漢者其方嚮正合也漢人並褒中置縣  
而命曰褒中吾意褒中一語前世必已久有而漢人采  
之以名其縣非初為若語也褒中蟠冢二音全相配附

得非自虞夏以至戰國世人稱為不的而輒相訛易也乎然子論禹貢不敢確證者為其褒之名國已先乎秦不容輕小議焉耳然地名因聲近而譌古多有之如春秋之邾雖偏小無足言然人民社稷儼然得自名國不可誣矣孟子之去春秋為年絕不遠而變邾為鄒漢儒已不能究則褒僻且險自蟠冢而訛為褒中安得冢志而暇詳載矣乎子終欲主所意見而未得的據姑書其槩以待詳攷

立仗馬

司率進馬六人舊儀每日尚乘以廐馬八匹分左右廂  
立于正殿側宮門外候仗下即散天寶八載李林甫罷  
十二載楊國忠復

銅柱

銅柱南方處處有之皆言馬援所立唐史南蠻傳林邑  
國南大浦存五銅柱漢馬援所立也南詔傳玄宗詔何  
履先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復立馬援銅柱乃還援雖

征蠻未嘗渡海而林邑於唐為環王地在交州南海行  
三千里乃至豈稷之所嘗至耶意者蠻人古有銅柱中  
間稷因其故制立之以堅蠻信耶

兩漢闕

史記高帝八年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  
十年宮成司馬索隱云無西南二闕者厭勝之法也秦  
家舊宮皆在渭北而立東闕北闕取其便也子以為厭  
勝之說無據謂秦舊宮在北而立北闕以便於事理有

之也東闕雖於渭北方鄉不相干凡漢之朝貢自闕東來者多則謂立東闕以便事是也其後武帝大治甘泉宮在長安西故立鳳闕高二十餘丈於其東南北西三面無見焉亦便事之義也後漢都洛有南宮北宮兩宮相脊四隅各自立闕其曰朱雀玄武蒼龍白虎者兩宮四面皆有而亦同名不復如前漢虛方不設者矣洛陽故宮名所載於南宮四闕之外更添坎闕曰北南宮北面之闕予疑其誤也按漢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至北

宮相去七里以十里之遠中間各容雙闕則南宮之玄武自應與北宮之朱雀對起或者見兩宮中間有雙闕者二疑其重複故以南宮之玄武為其宮北闕而忘其北闕已名玄武不當復出矣

### 玉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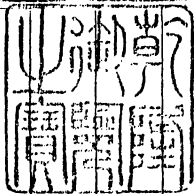
本草陶隱居授仙經服穀玉搗如米粒乃以苦酒輩消令如泥亦有令為漿者祥符中尚藥嘗用陶法屑成米豆粒竟不供御蘇頌因謂難以服食恐不詳古來服玉

本旨也書以玉食對威福言之則玉食云者惟王者得  
用示一隆而無二禮如古宸用斧後世御衣獨用赭黃  
之類不可但從飲食滋味中求義惟玉府王齋則供食  
玉若非齋恐不常服也齋而玉食其齋必變食之義乎  
此禮之尊無二上者也而可求諸滋味之間歟玉亦未  
必可服或於齋時用玉為器如灌鬯以瓚取玉氣為用  
耶

護駕



豹尾以前比省中尚書侍郎御史令史皆執注以督整  
車騎所謂護駕也



演繁露卷十六